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七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八

卷八

蔣林

希遠

內篇大宗師上大宗師有道也猶言

自然也聖法天大法道通達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天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人之生也凡事皆出於天故曰天所為然身處世間人事有當畫者故曰人所為人事畫而天理見是以其智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也不役役以傷生故曰終其天年既知天又知人故曰知之盛也此數語甚正雖然有患而下此一轉尤妙知有所待而後當知在我所待者在外或無所求而自得或必有求而後得皆不可得而定當者定也亦可否之當也事既定而後

見其當與不當之一字下得最工若以為出於天又必求而後得若以為出於人又有求而不得者此所謂詎知天之非人人之非天也譬如壽夭不貳莫非命也而又曰知命者不立乎巖墻之下便見天所為與人所為不定處莊子看世事最精此等處當于細玩味必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此言有道者也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譽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寡不足也不逆順也當不足之時即聽順之功雖成亦不以為誇雄誇也士與事同古字通用如東山詩曰勿士行枚也蔡謀也無心而為之故曰不慕事過而弗悔過失也猶今日蹉過也當而不自得當諦當也猶今日恰好也事成也自得自多也凡事或失或成皆委之自然不以失為悔不以成為喜也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

熱即無入而不自得也知之能登假於道
言其所見深造於道也兩者然者此是莊
子筆勢知與智同假至也

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
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衆人之息以喉屈服
者其嗟言若哇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淺

其寢不夢神定也所謂至人無夢是也其
覺無憂者與接爲構而不以心關也其食
不甘即無求飽之意禪家所謂塞飢舍是
也其息深深真人以踵衆人以喉道書修

○養之論其原在此神定則其出入之息深
深皆自踵而上至於口鼻所以有數息之
法神無所養則其出入之息止於喉間而
已靜躁不同體於身者見之哇吐也嗟咽
也內無真見言語只在口頭所以易屈服
於人此一句看參禪問話者方見得莊子
之言有味如所謂蝦蟆禪只跳得一跳便
是若哇之易屈服也嗟然者人欲也天機
者天理也曰深淺者即前單所謂天理人
欲隨分數消長也此一段一句是一條貫

道書佛書皆原於此是見此老自得處不
可單單讀過惜不見大慧張平叔與之論
此

古之真人不知悅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
入不距脩然而往脩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
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
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此一段只說生死出生也入死也脩然而
往脩然而來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受而喜
忘而復即是生死兩字不距者不逆也脩

○然隨之之意也不忘所始不求所終即所
謂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之說也或問趙州
曰和尚百歲後向那裏去州云火燒過後
成一株茅草是不求其所終也受受其形
也得之於天安得不喜復歸也全而歸之
無所係念故曰忘而復之不以心捐道即
心是道心外無道也不以人助天壽夭有
命人力無所加也此十字當子細讀之不
捐者不斯須離之意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頓頰德然似秋燧

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志者有所主而定之意此書字義不可以
語孟之法求之前單云佛氏說性上說得
心既曰異端矣又安得以吾書字義求之
寂靜也面壁十九年是其容寂處頓大也
頓頰也頭容直故見其頓頰然凜然怒也
暖然喜也無心而喜怒猶四時之春秋也
極上處也物事物也隨事而處各得其宜
而無一定所止之地即所謂以接而生時
乎其心者也

○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利澤施
乎萬世不爲愛人
用兵毒天下也施澤愛天下也皆以無心
行之則亡國者亦不怨被其德者亦曰帝
力於我何有吾書亦有此意但莊子之筆
形容處說得多過當如曰澤及萬世而不
爲仁蓋萬物而不爲義皆是此類
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
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已非士也亡
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階務光伯夷叔齊

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此數句乃是譏誚聖賢以形容真人之不可及其意蓋謂世無真人不知至道自聖人而下無大無小皆非也樂通物者聖人之心以無一物不得其所為樂也通得所也不任物之窮通而以此為樂不足為聖人矣無心則無親疎有疎有親有心矣有心則非仁矣順時而動知天時者也賢者以此為能亦非也就利違害君子能之未能通利害而為一則君子亦非矣士必為名名者實之實為實矣已也故曰非士真自然也不知自然而勞苦以喪其身是役於人者非役人者也此皆過當之論故狐不借而下如伯夷叔齊箕子皆遭譏訕以為役於人而失其己者故曰不自適其適其語雖偏其文亦妙狐不借務光胥餘紀他申徒狄皆古之賢者不自適不自得也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跡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

乎其似喜乎雀乎其不得已乎濇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擊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悅乎其言也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具以為勤行者也

此一段形容之語儘有溫粹處但說得太頹洞佛書中多有此類狀容也義而不朋中立而不倚也慊然若不足而不自卑承者奉承而自卑之意左傳使之副者曰承與乎容與也厥德之隅也厥而不堅有德之隅而無圭角也張乎舒暢之貌也虛者有若無也不華者實也邴邴喜貌似喜而不喜雀下也處世應物有不得已之意亦猶問然而後應也濇聚也充悅之貌其生色也睥然見於面故曰進我色止我德者即所謂虛室吉祥也止也與乎自得之貌厲嚴毅之意邴邴之厲然亦與世人同也

而其中實有雀乎其不得已之意故曰似世擊乎大之意也無所屈於世故曰未可制好閉不欲開口也連合也密也方其未言似不欲言及其既言亦若不言故曰悅乎其忘言也兩句即一意悅乎俯下之貌體本也翼附也聖人則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此則曰以刑為本而禮為附皆是反說綽乎其殺者雖殺之而綽綽乎毋忤於我心也行於世以禮徇俗也時乎用知則用知是不得已而應事也循德者循天德而自然也循乎自然而無所容力譬如人登山小自有足行者皆自至人為勤勞而後至言不必勤勞其心而行亦自至也此無容心之喻也丘小山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一自然也造化也好與弗好即好惡也其一同也其不一異也好惡之有異同皆不出乎造化之外故曰其一也一其不一也

一人能以好惡為同則知天者也故曰其一與天為徒若以好惡為異則知人而不知天者故曰其不一與人為徒以人勝天不可也以天勝人亦不可也真人則無好無惡無異無同無分於天人但循自然而已此釋氏所謂有無俱遣老子所謂兩者皆歸之玄故曰天人不相勝此乃一與不一皆一也一即大宗師也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死生猶旦夜也易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是也情實也人力所不得而預此則天地萬物之實理也曰命曰天即此實理也此數語蓋以死生之天命發明一與不一之意曰父曰君人世人所尊愛莫大於此而是道之大尤出於君父之上故曰可以為眾父父故曰其有真君存焉卓高也不可及也真自然也此語蓋謂人皆知君知父

而不知道之為大宗師也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响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而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相响相濡口相向而相濡潤也處陸之相濡不如江湖之相忘喻人處世而有為不若體道而無為也譽堯非桀一句雖若未經此其獨見自得處無桀亦無堯無廢亦無興無善亦無惡無毀亦無譽毀譽廢興善惡皆相待而生與其分別於此不若兩忘而付之自然付之自然是化之以道也佛家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又曰有無俱遣又曰大道無難惟嫌揀擇皆此意也兩箇泥牛闖入海直到如今無消息一語最佳大塊天地也有形而後有生生則不能無勞老而筋力衰則自然安佚矣息者休止也善吾生者全吾身也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是也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避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避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避而皆存善夫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壑中之舟澤中之山可謂藏之固密而有時乎失之夜半有力言造化也負之而走失也言人之為計雖至深密而時有不得自由者所謂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便是昧者不知也小大舟壑山澤也壑之大可以藏舟澤之大可以藏山以大藏小是有宜也避失也藏天下於天下付之自然也凡在天之下者皆付之於天則無所避矣萬物之真實處常如此故曰常物之大情也人皆以有形自喜而不知人之一身千變萬化安知其所止苟能知之則萬物皆備於我天地與我為一其樂可勝計哉

聖人遊心於自然則無得無喪故曰遊於物之所不得遊而皆存其善善始善終造物也善者能也言造物能此人猶效法之汎道乎萬物之所歸者道也一化之所待者道也此所謂大宗師也說得一節高一節此是莊子之筆勢善聖賢之言則平易而已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

前段不說道字到此方提起一道字說大宗師也情實也信亦實也無為無下手處也無形無方體也可傳不可受可得不可見此兩句非知道者不知之關尹子有一章發得傳授字甚好自本自根推原其始也推原此道之始則自古未有天地之時此道已存矣是曰無極而太極也鬼造化之迹也帝猶易曰帝出乎震之帝也鬼之

與帝所以能神者此道為之天地亦因道而後有故曰生天生地且有太極是生兩儀是也不為高不為深不為久不為老四句發得越痛快六極六合也

稀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炁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埜得之以襲崑崙為夷得之以遊大川有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登雲天顛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自稀韋氏而下有十三箇得字皆言得此道而後能如此也稀韋氏古帝王也挈天地猶言整齊乾坤也氣母元氣也襲合陰陽之氣而在我也此又是修煉家之所祖堪埜山神襲崑崙有崑崙也馮夷水神有吾太山之神黃帝登雲天鼎湖之事也玄官猶今太清真境禹強北方之神也少廣神保之居也入莫知始終八字意同而句

有長短此文法也十三句之中却以日月斗入其間又以彭祖傳說證諸其後此是其筆端踰越規矩處不可以聖賢之書律之當今作一觀看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耶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撻寧撻寧也者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瞿明瞿明聞之聃聃許聃許聞之需役

需役聞之於誣於誣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子葵子綦皆是寓言年長而有孺子之色此今修煉家之說聖人之才聖人之道如此分別兩句極佳非莊子不能道前此未有也道與才俱全五帝三王之外伊尹周公孔子而已三日七日九日不必強分解不過謂一節高一節耳外生者遺其身也朝徹者曾中朗然如在天平且澄徹之氣也見獨者自見而人不見也無古今則無死生又把殺生字說不死生生字說不生此其筆端鼓舞之常法言雖殺之而不為死生之而不為生也將送也無迎送無成毀即是自然而然也擇者拂也雖擇擾汨亂之中而其定者常在寧定也擇擾而後見其寧定故曰擇寧擇寧也者擾而後成此名也
九箇聞字真是奇絕則墨文字也因有言而後書之簡冊故曰副墨形之言正也書之墨副也洛誦者苞絡而誦之也依文而

讀背文而誦猶子生孫故下子孫兩字瞻者見也見徹而曰瞻明新與曠同以言自許故曰新許役者行使也需待也可以待時而行使也故曰需役於誣者言之不足而永歇之也於嗟歎也言其自得之樂也凡此數句謂道是讀書而後有得做出許多名字也是奇特到了却歸之造物玄冥有氣之始參寥無名之始疑始又是無始之始即所謂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此意蓋言道雖得之於文字實吾性天之所自有者也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八

南華真經口義卷之九

內篇大宗師下

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遂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倮發背上有五管順隱於膺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沍其心間而無事跼蹐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子何惡浸假而化子之左臂以為鷄子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子之右臂以為彈子因以求鴉炙浸假而化子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子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
首脊尻只是首尾始終之意無者自無而